

陪伴有緣的病人到最後

Accompany My Patients to the Last Stop of Life

■ 文 | 吳奕倫 大林慈濟醫院 10B 病房護理師

小時候跟阿公阿嬤感情深厚，因為老人家身體欠佳，時常陪同進出醫院，也就在當時燃起嚮往護理工作的小火苗。然而，成長過程一直沒能把未來志向搞清楚，和家人又缺乏溝通，高職先選讀機械科，三年時間貪玩，成績不理想，沒能如願考上家人期許的理想護理學校，隔一年重考考上了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。身為四技第一屆的我，求學一路上的感想只有「感恩」，感恩一路上有貴人拉拔我，讓我畢業後順利考取護理師執照。

因為阿嬤曾是癌症病人，護生階段也在血腫科實習了兩梯次，進入職場後，我選擇加入血液腫瘤科的大家庭。腫瘤科的病人大多都是「老病人」，都是熟識的臉孔，因為他們每兩、三週就進來做化療一次，另外也會因為其他併發症問題入院治療。

我們與老病人很常見面，不僅能照顧他們的身體，還能陪伴很多心理及靈性的部分，因為有很長的時間會一起相處。身為雲林囡仔的我，在大林也很容易遇到老鄉，所以每當老病人要入院治療時，只要剛好是輪到我接，我總是會在他們進門時，用開玩笑的語氣大喊：「某某某！來！這次是我接你，來坐，我們來量血壓，我來猜，你的人工血管在左邊，對不對？」他們只要一進門聽到我的聲音，原本要進來住院的鬱卒心情，瞬間就轉變成微笑了。跟這群老病人就像家人朋友





一樣，可以沒大沒小的開玩笑，也可以很認真地聊心事或家務事，而在這些相處與陪伴中，也讓我體會到很多生命的無常；癌症病人做完化放療後，容易導致血球低下，進而而有感染的可能，而更擔心的是治療效果不及疾病惡化的進展，而讓生命劃下句點。

臨床工作至今，印象最深刻的是照護一位梨狀竇惡性腫瘤的病人，他跟我一樣是雲林人，年紀跟我爸爸差不多，我就稱呼他「大哥」，稱他太太「阿姨」。阿姨是印尼人，中文講得非常好，幾乎聽不出口音。我們只要遇到不會講中文的外籍照服員，阿姨都可以幫我們做翻譯，還能幫我們轉譯照顧病人的重點。而大哥有兩個兒子，一個小我一歲，一個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，真的很有緣，我跟他們一家子感情都很好，他們也很照顧我，常在我上班忙到沒吃飯時，偷偷放飲料或點心在我護理行動車上。而阿姨總是會說：「辛苦了，要找時間休息一下啊！」每次看到他們準備的點心，聽到他們的問候，都很開心，再怎麼忙亂的壞心情都能釋懷了。

但好花不常開，好景不常在，大哥的疾病失去控制，癌細胞多處轉移到了難以治療的階段，後來大哥選擇了簽署 DNR。因為他覺得疾病後期也失能了，不想再讓家人為他頻繁進出醫院，雖然會放不下家裡，但簽屬 DNR 是對這個家庭的解脫。

我永遠記得大哥最後一次住院時，疾病進展嚴重至無法出院了，而那時大哥的主治醫師請假，我剛好也休假三天，大哥在我休假第一天病況已呈現瀕死前的呼



吸型態，學姊們都在說病人應該是在等主治醫師回來看他。在我休假的第二天主治醫師上班巡診過後，大哥還是一直撐著，大家都不清楚大哥在等誰回來看他。就在我休完三天的假回來上班幫大哥量血壓時，看到大哥呈現臨終的狀態，心裡想「怎麼這麼快！三天前大哥還能跟我聊天呢。」

儘管大哥已經意識不清，我很冷靜地用以往跟他聊天的口吻跟他聊天，過沒多久，大哥在家人和我的陪伴中往生了。

我想，大哥或許是在等我，他希望我當他的有緣人。我想我跟大哥一家人也真的是有緣，雖然那時不是我第一次送病人，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！看到阿姨和兒子們悲痛欲絕的樣子，回想我們彼此互動好多好多的點點滴滴，我強忍著淚水，我知道我要用最專業的護理送大哥最後一程。我帶著阿姨他們一起為大哥換衣服，一邊告訴他：「已經沒有病痛了，我們都祝福您當一個菩薩。」

你能想像一個病人從用走的進來治療，到後來躺著送他回家，這整個過程是長達數年，以及數不清的住院天數的陪伴；從病人可以買宵夜、飲料慰勞你的辛勞，到後來他沒辦法再回應你的照護；身為護理師，在過程中已與病人及他的家人累積出深厚的情誼。

我們所學的護理專業，不僅能幫助病人，還能幫助到他的整個家庭。從生到死的過程，我們有護理專業的能力陪伴病人及家屬，不斷發揮生命良能，才是活著的人生。 ☺